

洱海八景陶然醉

□ 周学朝

地处祖国西南地区的大理，向来被诗意地称为“丽山丽水丽人”“文献名邦”和“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之地。洱海八景，随着一年四季的地理气候不同以及观察者的视觉不同，都会呈现不同的景色。

“山海大观”奇景，是随着四季变化构思出新的一幅幅图画。远眺苍山十九峰，绵延若屏，白雪皑皑，显得晶莹剔透；近看洱海如镜，一座山光水色之城，犹如漂浮在“水光万顷开天镜，山色四时环翠屏”中，把我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地拉回到了古老的大理国城墙，井井有条的街道，古朴的白族民家院落，干净勤快的下关凉风，以及每一座古旧的碑铭，甚至是每一间老屋，每一角飞檐，每一块石头，每一条溪水，每一朵彩云……都映在我开阔的视野里。

“金梭烟云”奇观，也称“三岛烟云”，是洱海中的金岛、赤文岛和玉几岛三块陆地。三岛在洱海中，有的三面环水，有的四面环水，又与渔村毗邻，和临寨息息相通。每当彩云倒映于水面，湖光粼粼，透出十分神秘的色彩；每当山色空蒙时，水光潋滟，行舟环绕三岛周围的湖面上，我曾有过隐隐约约在烟云中穿行的感觉，犹如心驰神往地误入蓬莱仙境，陶然而醉，流连忘返。

“海镜天开”奇观，位于洱海东岸南端的罗荃半岛景区。那里的天镜阁三面临水，南面与金梭岛隔水相望，形成内湖，景色超然。每当洱海水清如镜的时候，如果能有幸在大理春天的太阳、夏天的彩虹、秋天的月亮、冬天的雪花下观景，那灿烂的阳光，那极妙的月光水色，那金色的云彩悠悠飘荡，那季节变迁的朝暮变化间，美景犹如变化在洱海画册中，一页一页翻起，在“天光云影共徘徊”中徐徐展开，又在我的脑海中串起来欣赏，真让我想入非非，心旷神怡。若能登阁俯瞰洱海全景，可领略地势的雄奇险峻，令人赞叹。

“岚霭普陀”奇观，在金梭岛北约十公里的湖面上，浮着一块孤零零的巨岩，形如方印，上有一座阁楼。据说那块巨石是观音留下的填海印。清晨，乘小舟游览小普陀附近水域，眼前便会展现出这样一幅美景：湖面上雾气袅袅，小普陀时隐时现，那种感觉宛如在月宫中飘游；弃船登上小普陀，只见四周雾气涌动，犹如披着洁白的轻纱，恍若误入神仙境地。若是冬季，红嘴鸥群聚，更使得洱海岛屿生机盎然。

“沧海渔舟”奇观，又叫“碧波渔舟”，每当早晨，洱海渔舟纷纷起帆，一艘接一艘，在日出、朝霞、云雾的相互衬托下，前面的帆船逐渐远去，又在烟

雾中淡出一幅“烟波森林见渔舟，吹彻江天境界歌”的画面；傍晚暮归，又构成“风里浪花吹又白”的诗意画面。这时，在我的感知里，那是一种悠悠荡舟捕鱼收获的情趣，仿佛身处静静消失在无限空间的梦幻里，最后感受到的是一种久违的温馨，一种静谧的祥和，一种超然的淡泊。

“四阁风涛”奇观，四阁指洱海东边的天镜阁，西边的浩然阁，北边的水月阁，南边的珠海阁，飞檐翘角，四面有窗，是观景的好处所。每当阳光明媚的春天，登阁远眺，远处可见隐约的黛山，突兀挺立；近处浩瀚的湖面，村庄里桃红柳绿，田野里麦青菜花黄，随风摆动，尽收眼底。每当秋冬季节，下关风吹来，可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美妙景致。我荡着小船一边摇着船桨，一边听涛声，感觉波涛拍打着嶙峋的礁石，好似激情豪迈地弹奏起苍洱脉搏的律动，唱响洱海的生命之歌，让人惊心动魄而又亲切感人。

“海水秋色”奇观，秋天的洱海水，落英缤纷，如秋的眼泪。雨后洱海的颜色又是蔚蓝一片，给人的感觉不是华美，而是厚重和深沉。若是晚霞当空，水天一色，彩绸舞动，婀娜多姿，变幻无穷，绚丽妖娆，宛如仙境。这种湖水秋意的最珍贵之处，在于滋养了一

代代大理人，更孕育了璀璨的苍洱文明，成就了大理的风采、大理的气质、大理的和顺、大理的涵养。

“洱海映月”奇观，大理的洱海，湖面辽阔，碧波万顷，景色四季皆宜，而静谧秋夜的洱海月色更加醉人，格外温馨，又大又圆又亮，世上少见。站在洱海岸边看久了，便幻觉月色下的夜空皎洁清明，恬静柔和，再看圆月，好似一个挂在天上，一个浮在水面。每当金风送爽，明月高悬，广袤的湖面上碧波涌动，玉盘滚珠般灵动。每当冬季雪后，大地银装素裹，白雪掩映下的洱海，更是楚楚动人，冰清玉洁一般。乘坐飞机往下看这一美景，洱海宛如一弯新月，静静地依偎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更是醉人，令我羡慕而陶醉。若是漫步在洱海沙滩上，迷醉在亮晶晶的月色和光闪闪的波浪中，让心绪系在月光里，在湖面上轻轻地、悠悠地飘荡，飘进时聚时散的云端，飘进白雪皑皑的苍山；让思绪随着那朦朦胧胧的变幻莫测的月光，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驰骋飞扬，抒发豪情，心情觉得更加陶然。

苍山含笑迎宾客，洱海起舞入画图；云水往事不会留影，风花雪月自然有情。洱海八景奇观，永远驻留大理，是美，是爱，是诗，是画，是温馨，是激情，更是永不更改的忠贞与守望。

一口酥饼半城香



□ 高文 文 / 图

在剑川，有一种香，从土墙灰瓦的四合院飘出，氤氲着古城的烟火，漫过木制的茶桌，最终稳稳地落在每一个剑川人的味觉记忆里。作为当地传承已久的特色美食，剑川酥饼从来就不是一款普通的点心，从清晨就着热茶咬开半块酥饼的松弛，到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拎上两盒的温暖，再到婚丧嫁娶时摆上桌的体面，剑川人将生活的温情都藏在了那一个个层层叠叠的酥脆里，细腻而绵长。

秋日的早晨，踩着露迹未干的砂石板，走在古城的老街，柔和的阳光洒在街边老日的门楼上，雕花的木雕纹样中透出了一股经年沉淀的古意。一路向老街深处走去，我想在这个季节，走近老街的人们，一半心思是为了一睹这座百年古城的旧时光，另一半，大约便是冲着这一缕酥香来的。

在剑川古城的老院里，藏着几家传承了上百年的老字号酥饼店，没有花哨的招牌，只靠飘出的一缕酥香就勾住了剑川人的味蕾。在一股酥香中，我走进了一座百年古宅，院落主人老杨制作酥饼已经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了，是剑川酥饼制作技艺的县级传承人，他的院里总是排着长队。天刚蒙蒙亮，老师傅的手就已经在浸透油脂的案板上忙活开了，那些熟于心几十道工序，每一道都成了他生活中最暖心的一笔。

剑川酥饼流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至今依旧延续纯手工制作。其原料均采自剑川本地的田间山野，制作时要经过揉、捏、擀、合等工序，一系列的动作必须一气呵成。然后用特制的器具，酥饼上剑川木匠手工雕刻的印花小章，大月饼夹花的小铁夹，拓图案的木拓子……点红是酥饼的一个细节。点红的形状像方形的印章，寓意做人要方方正正，规矩矩矩。匠人们在制作过程中将自己的情感和故事融入其中，使得每一块酥饼都充满了生命力和温度。最后将生饼放进直径约80厘米的平底铁锅中，上下生炭火慢慢烤制。烤制时，极

其考验手艺人对火候的把握，才能成就美轮美奂的剑川酥饼。

阳光在四合院的天井中缓缓移动，暖红的铁皮炉中不时传出“噉啦”“噉啦”的轻响，混着麦香与油脂的香气，将整个院子浸得软乎乎的。刚出炉的酥饼表皮金黄，轻轻一碰，那表面的芝麻粒就簌簌往下掉。以前，老一辈剑川人吃饼总习惯先摊开手心托着，咬第一口的时候稍稍仰着头，生怕细碎的芝麻和酥皮落在衣襟上。饼皮的层次薄得像蝉翼，一层叠着一层在舌尖散开，满嘴都是馥郁的香味。记得小时候，总爱站在炭火炉边等待新饼的出炉，揭开炉火接过滚烫酥饼的那一刻，迫不及待地就着穿过天井的秋风咬上一口，那滋味的满足感，至今仍是无以言表。

刚出炉的酥饼会摊在院中筐箩中等待冷却，午后的阳光斜斜地落进筐箩里，给每块酥饼都镀上一层柔光。周正的万卷酥、温润的小月饼、玲珑的燕窝酥、松软的小白饼在流动的微风中舒展出自己的模样，一院子的酥香就这样悄悄地坠落进人间。

一地的风土人情，往往就藏在那些传统特色美食里。我在酥香中沉醉了10多分钟，听完老杨讲的这些故事，我才将一个刚放凉的白饼捧进手心。指尖触及的瞬间，便能感知其外酥里嫩的质感，只见素白的饼面点缀着深绿的茶叶与焦香的芝麻，轻轻一掰，那层层叠叠的饼皮犹如绽放的花瓣，包裹着温润的馅料。一口咬下去的瞬间“咔嚓”作响，酥脆的渣子轻轻落在手心，没有多余的甜腻，却越嚼越香。当我吃完手中最后一口酥饼，舔了舔指尖残留的饼屑，此时阳光也爬上了四合院的屋脊，小院堂屋的雕花格子门也亮堂了许多。一砖一瓦里的故事，仿佛也随着这一缕酥香愈发深邃。

一口酥饼，装了几代人的烟火，酥香了半座古城，也稳稳装下了剑川人最朴素的乡愁：日子就像这块酥饼，层层叠叠的都用了心，咬开的那一刻才是最踏实的满口酥香。我走出小院的那一刻，那酥香便深深地烙进了记忆里。

没有花瓣的铁线莲

□ 姚静

铁线莲是草质藤本植物，它是一棵藤状的草。它的藤子又细又硬像铁线一般缠缠绕绕，四处攀援，开花似莲，故得名铁线莲。我很少见到有人家栽种此花，想来是因其枝蔓蔓延，颇占空间之故吧。

一个春日，我在一家店铺的墙边看到一棵铁线莲。那家店铺位于街道端头，临过道的墙根下有一溜儿狭长的泥地，被店铺主人细致地翻挖出来，并在边沿垒上砖块，硬生生砌出一个花台来。想来店铺主人是极爱栽花种草的，在到处是水泥地面的城区，这一溜儿狭长泥地一定让他如获至宝。花台里种了一棵铁线莲，主人用竹竿靠墙搭了支架，任其攀爬生长。那一棵铁线莲也似感知到了主人的情意，开了半墙的花，藤青叶绿，花朵嫣然，煞是好看。我每次路过，都会驻足欣赏片刻。那是一棵单瓣铁线莲，六个紫色的萼片徐徐展开，中间一团丝状的蕊，开得简洁大方，毫不扭捏。铁线莲的花是没有花瓣的，它引人注目的观赏部分不是花瓣，是瓣

化了的萼片，也叫萼瓣。很多人不解，它分明就是一朵美丽的花呀。铁线莲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花瓣，但它的萼瓣有着和花瓣一样美丽的色彩和形状，和花朵别无二致。

半墙铁线莲开在街道旁边，紫粉的花色有些清冷，宛如晾晒在月光下的绢纱，温柔静谧。在人来人往的街道旁边，那一墙繁花，让我的心情从容平和，驻足花前是我忙里偷闲的片刻。我感谢店铺主人，是他把春光扶上了墙，为往来行人编织了一堵绮丽的梦。相信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把铁线莲的美丽装进心里带走了。

我想店铺主人在生意闲暇时，一定会踱步花前，静静欣赏自己种下的半墙繁花吧。那方寸花台是他在闹市中辟出的一隅净土，是他在喧嚣中隔绝出的一方清宁。那一棵铁线莲一定寄托了他许多无法言说的心思与梦想吧。他守着一方店铺谋生，也守着一棵铁线莲开开落落度日，人与花相伴，多么好！他给花儿松土浇水，花儿予他半墙芳华解乏忘忧。他会获得片刻的松弛吧？他不只是那半墙繁花的主人，他们更是

知己，人惜花美，花解人意。一朵朵盛开的铁线莲会像一只只小手，伸出来抚平他心底的褶皱吧。

有一天，我又路过那家店铺，和往常一样，我驻足在那一棵铁线莲前。我发现一侧的空白墙面上贴了几张纸，细细一看，那是监控视频里的截图：一个面目模糊的大妈，正在伸手采摘铁线莲。我抬头一看，原来拐角处的墙头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想来主人的初衷是看护店铺安全，谁想却拍到了一个偷偷摘花的大妈呢。截图旁边有两行手写的字：花都要被你摘光了，请给自己留点体面。字里行间藏着显然的愤懑。那几张照片经过模糊处理，并不清晰，如我这般的路人根本看不清摘花者是谁，但是摘花者本人，她自然会一眼认出自己。这算是一个温和的警告，至少能约束住她伸向铁线莲的手吧？

铁线莲是一首长诗，蘸着清风写了一句又一句，慢慢铺满墙壁，徐徐吐放清韵。它的卷须认真缠绕着一切可以缠绕的东西，它知道那是支撑它站立起来的依靠。店铺主人应该是每天都关注着它的，看它发芽、抽枝、长叶、蓄蕾，

然后第一朵花开放，又有两朵花、三朵花……陆续开放。它生长变化的每一个瞬间都落在店铺主人的眼睛里。白色的墙壁隐去了，躲在了紫粉色的萼片后面。店铺主人极耐心地等待着，喜悦在心里一点点积攒漫溢。不像我们路人，初见那半墙花朵只是惊讶：“呀，铁线莲开了。”这是养花人和赏花人的不同，路人缺失了等待一朵铁线莲开花的过程，日复一日累积的点滴欢喜，自然不能够感知。

铁线莲不愧是“藤本皇后”，它细长坚韧的藤蔓慢慢攀爬，能爬成一面花墙，能牵出一座花架。它有条不紊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生长，开出的每一朵花看上去相似又不同，一根根细藤，是它柔而不弱的风骨。



随手拍



乡村休闲时光

拍摄时间：10月17日

拍摄地点：巍山县大仓镇小三家村

作者：陆向荣

大理掌故

闲话“南京应天府柳树湾”

□ 母锡鹏

留心历史的云南人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只要询问身边人或世代居住在大理的汉族人的祖籍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来自南京应天府”，有的甚至会十分具体地说“柳树湾”或“高石坎”（又称“石门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乎遍及云南各地的汉族群众会如此不约而同地声称其祖籍是“南京应天府”？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明朝在云南建立的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谈起。

据文献记载，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军平定滇西后，傅友德向朱元璋奏请在云南设立卫所。在云南设立的卫所，基本上是按照“府卫相参”的原则进行设置，即在地方政府的治所驻地设置卫，在府下各州县设置千户所或百户所。卫所的士兵大都从内地来，但绝非全部来自应天府一地，安徽、江西、江苏、两湖、两广的都有，人们只记住了出发之地，所以只能理解为派往云南的军队是从“柳树湾”集中后向云南进发的。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为了解决镇守军队的粮食需求，留守云南的征南右副将军沐英奏请实行军屯。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后，沐英便开始在已建立卫所的基础上推进军屯制度（随后又实行了民屯和商屯）。军屯部队主要分布在坝区交通沿线，大理州的祥云、鹤庆、永平较为突出。著名学者张锡禄撰文说：“以首任长官的姓氏命地名，如鹤庆长官姓辛叫辛屯，长官姓赵叫赵屯，长官姓母叫母屯。”笔者的家乡是军屯地之一，祖先来自湖广省长沙县。

在大理州的12个县市巾，鹤庆屯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据明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载：“鹤庆府治北，屯田

24769亩余。每军受田50亩为一份，给耕牛、农具，教植树。”照此算来，这24769亩田地上应该有军户近500户，再按明代在边境地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的编制算，在鹤庆的驻军全部约有350户，以每户5人计，在鹤庆的驻军户人口有1700人左右。这些军户，有的从内地携来家眷，有的在当地娶妻生子。有兄弟从军和叔侄从军的现象，如邵姓为叔侄从军，叔叔驻屯湾堡村，侄子驻屯赵屯村。这些军户的长子，因军功分封成最小的爵位，称“百户长”，管辖士兵和周围群众，向他们征收赋税、徭役。屯田形成的村落，就是今天鹤庆坝区俗称“屯”的村子，这也是鹤庆“逢屯必汉”的历史原因。

卫所和屯田制度的建立，使云南的民族成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客民多，夷渐少”，汉族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些屯军、屯田的江南人，有的带家属驻扎屯地，有的与当地入通婚，几代之后就只能说自己的祖籍是“应天府柳树湾”了。“柳树湾”到底在南京的什么地方呢？经多方考证的结果是：“柳树湾”位于南京明故宫东南角，具体位置在当年的太医院与兵马司之间，今天的蓝旗街、御道街一带，曾是明军集训和比武的大校场，也是征滇部队从南京出发的第一站。因此，“南京柳树湾”和“高石坎”是云南人说不完的话题，也是云南人心中的牵挂。

“应天府柳树湾”是云南人追根寻祖的精神寄托，无论当时是来云南屯军还是屯田的应天府人，他们在云南与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儒家文化思想，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生儿育女并扎下了根，对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